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六

凡五年

仁宗皇帝

起己亥嘉祐四年
止癸卯嘉祐八年



己亥嘉祐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

有食之用牲于社

去冬詔以明年日食正旦避殿
減膳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

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
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
日食居其一此觀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
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至是敞又
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
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曰日
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
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此乃日之所由改

變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羌戎順服非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虜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二月弛茶禁。嘉祐初元之。劔為國深耻沔卒坐此廢。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唯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惟輦運之費宜從官給舊輸稅絹者毋得折錢其入中芻豆勿給茶平其市估至京以銀絀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傾而通商之議亦起矣。初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餘緡自景祐

中葉清臣建通商之議不行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而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書上之陳通商之利輔臣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向之力言於上去冬九月命韓絳等即三司置局遣官分行六路詢其利害至是還言如三司議便乃詔罷之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罷十三山場六權貨務惟臘茶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茶禁既弛論者以茶戶困於輸錢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其後劉敞復請收前詔擇其利害變而通之歐陽脩言新法有五害望除去前令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卒不聽及治平中歲入臘茶散茶凡七十萬餘斤茶戶租錢三十餘萬緡又儲本錢四十萬緡史臣曰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交趾寇邊。○

親試舉人

賜劉燁等以下一百六十餘人及第出身有
數嘗有詔裁損進士高第及制科入等恩數自是
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寔衰
三月以

包拯為三司使

初拯為御史中丞彈三司使張方平
賤買豪民產事方平罷去遂代以宋
亦罷去而以拯代之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復言拯既排擊
二人不當代居其任所謂牽牛蹊田奪牛已甚拯避位久之
方出○尋遷樞副卒於七年夏謚孝肅拯性峭直而奏議平
允常惡俗吏苛刻故務為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即
推以忠恕未嘗為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親故干請一皆絕
之

夏四月錄周後

以柴氏子為崇義公
復銀臺
給田十頃令奉周祀
司封駁制
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封駁之職乞

五月詔內臣權罷進養子

始用
吳及

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時殿中
承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緋及緇百匹郊言昌期嘗毀周公異
端之學不可長也詔追其賜
議也○初至和元年及為審刑院詳議官疏言臣輒原刑法
之本以効愚忠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漢文易以鞭笞然已死
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而其實殺人我祖宗始用折杖之
法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宜乎天降之祥而未享繼嗣之慶
意者宦官太多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今宦官之家競取
他子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夫有罪而宮
前王不忍况無罪乎漢永平間中常侍四負小黃門十人爾
唐太宗定制毋得踰百負且以近事較之祖宗時幾何人今
幾何人望宦官進子一切權罷則天心應而聖嗣廣
矣書奏上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矣
除猜

防大臣條約

詔前此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
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法並除之
命

江寧府等州守臣兼鈐轄 洪潭揚廬越福 六

月却尊號 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知諫院范師道言比

至治不足增光盛德且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今二十年奈

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上曰 申嚴閉糴禁 從諫官

朕意亦謂當如此表五上不許

請也及言春秋有告糴今官司擅造閉糴之令豈陛下子育

兆民之意哉乃詔諸路轉運司鄰路鄰州輒閉糴者以違制

論 秋七月出宮人 先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

之初劉氏在掖庭通請謁為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上曰

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它不謹者且

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閣 八月策制科

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陳舜俞錢藻汪輔之並入第四等言者以輔之無行罷之輔

之躁忿因以書誚譏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

已弼不 冬十月大禘于太廟 先是上將親禘下禮

能答

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

為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

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

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嚮魏晉以來已用此禮今親享

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洞韓維請以孝惠孝章淑

德章懷四后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詔兩制集議而

孫抃胡宿李昭述楊安國向傳式劉敞王疇何郊八人曰按

春秋傳大禘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國朝至禘之日

別廟后主皆升合食子孫遵用未易輕改傳曰祭從先祖如

其故便歐陽脩吳奎陳升之包拯韓絳范鎮錢象先唐介盧

士遜九人曰古者廟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

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禘乃以別廟

之后列於配后之下於古無聞若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擴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竊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論時胡宿當草詔自主其所議然自後亦不復議○御製祫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上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柝至采茨曲調十八

升益

并州為成都太原府

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為堯遷闕伯商立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立王以火德又京師

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減湖南民

丁錢米○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後追封濮王謚安懿

為太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以牧地賦貧民

是歲初以諸坊監及諸軍牧馬

貧民耕種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

有聲如雷

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盜賊何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

簡拔將帥訓練士卒詔天下為備上晚年尤
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事人稱其介直
穿二股渠

用河北都運韓贄議穿四界
首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
夏四月詔均統命近臣同三司

均之纔均數郡言
者以為不便而止
五月京師地震○龐籍致仕

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
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

人主厭弃然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
置寬

卧于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乃許之
恤民力司
詔三司置之○尋遣官
以王安石為

度支判官
安石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略曰陛下有
恭儉之德聰睿之才而仁民愛物之意未孚

干天下又公天下而選輔相屬之以事而不疑宜其天下大
治而效不至此者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故也今

去先王之世既遠而欲一一以修先王之政雖甚愚猶知其
難臣謂當法其意而已然今天下之才不足以承所使一路
之間能修其職者甚少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時變者往往

而絕夫人才不足陛下雖欲改更而孰能稱指然則今之所
急在人才而已先王之於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
道今雖州縣有學而不能長育人才太學之官未嚴其選而

禮樂刑政之事非已之所當知而所以教之者誦說課試而
已故雖曰白首庠序而不知從政之方又古之教士以射為
急射為男子之事既朝夕從事于此則能者眾而邊疆宿衛

之任皆可擇而取之也夫士以行義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
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所以無虞今乃以邊疆宿
衛之任而屬之姦悍無賴之人所以常憂而不足恃此教之

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
九千少者四五千雖廝役之給不窘於此而欲士之無毀廉
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官大者交賂遺營貨產官小者販
鬻乞丐無所不為令天下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

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焉雖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賢良方正與進士之高者皆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公卿亦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今悉廢先王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士使爲賢良進士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以此進亦至乎公卿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使推其類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此皆取之非其道也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又轉而使之典獄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也夫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况兼四者而有之則在位少

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臣願明詔大臣思以陶成天下之才苟人才不勝其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利害未嘗孰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爲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陛下誠有意於天下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六月交趾寇邊

宋士堯

秋七月京西分南北路

許州兼北路鄧州兼南路安撫河南府即不隸

部 八月蘇洵試校書郎

初歐陽脩上洵所著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

疾辭至是趙抃又薦之乃就除○卒於治平三年初王安石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

置陝西估

姦慝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果驗

馬司

命薛向領之時有詔修馬政命學士吳奎等經度之

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專其事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又許於陝西易錢轉運使薛向既專解鹽復領陝西財賦可專委之仍俾擇地置監益市西馬牧之乃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置買馬場於原渭州德順軍而羣牧使歐陽脩又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馬多少不同者唐牧地皆與馬性相宜今或陷夷狄或為民田請下河東京西訪草地置監河北諸監有不宜馬者可行廢罷

罷同提點刑獄置

轉運判官

江南等

冬十

一月罷內臣寄遷法

趙槩言御藥院內臣有遷官至遙領防團者謂之閣轉於是詔自今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

十

二月以呂公弼知成都府

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

杖不肯受曰寧請劔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劔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後斬之軍中

然肅

辛丑嘉祐六年春二月親試舉人

賜王俊民等及第出

身有

三月富弼罷

以母喪

罷大燕

以富弼丁母喪故也同知

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同之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之

夏四月以包

拯為樞密副使解唐介等言職

初除陳旭為樞密副使或

言旭因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諫官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等遂交章論列上以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

彈斥內臣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汙臣乞付吏辨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詔輔臣曰凡陰拜二府朕初豈容內臣預議耶介等章十七上遂兩罷之旭知定州介洪州抹虔州師道福州誨江州○初嘉祐四年夏師道同知諫院上言竊聞諸閣女御以董周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董周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負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負數矣且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五月授顏復等官
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辭不能試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六月壬子朔日
有食之
初司天監言當食六分之半至是食四分而雲陰雷雨渾儀所言不為災中丞王疇言頃歲日

食正陽實亦陰晦群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畏天之意同判禮部司馬光亦言日食京師不見四方須有見人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應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爾蝕不及分者曆官不精當治其罪而群臣皆欲稱賀上下相蒙

富弼辭起復
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弼謂兵詔毋賀

以王安石知制誥
去冬除安石及司馬光同卒不從

安石終辭之後復命之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辭官矣嘗有詔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言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自非大臣欲傾側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陛下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強者則恣行所欲諫官御史亦無敢忤者陛下方爾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久而無亂者

秋七月司馬光入對
時

同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
啣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
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諛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
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
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能耘也武而
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
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
則危闕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則未之或改也臣不
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
汎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
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
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
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慶賞刑威曰君臣幸得
以修起居注日侍黼袞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
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
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

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側豈可不爲之寒心
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
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善者日懈惡者日勸善者懈
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此
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思以
推天地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
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
曰臣聞致治之道無出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
必罰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歷而授任又采名不采實誅
文不誅意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
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官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
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
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務精不務多
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光䟽千餘言未
幾復言數赦之弊繼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

微曰務實其保業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

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擲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凡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

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惜時略曰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盛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遠謀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兩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兩者國家間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謹微略曰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之未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又曰太宗皇帝命王繼恩討蜀亂平之宰相請除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又曰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務實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適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

諸路大水 河北京畿等路

八月策制科 得

介蘇軾蘇轍轍言極切直胡宿請黜之上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於是軾入第三等介轍第四等知制誥王安石

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琦曰此人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揚旼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公亮同平章事

張昇樞密使歐陽脩叅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宿既被用專以顧借大體

為說聞更張革弊則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務紛紛無益於治也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公亮文李之事問脩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定內侍磨勘法

自祖宗時

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景祐初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聽奏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墮有入仕才五七年遷至高品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至是患其幸進令並理三十年磨勘知諫院揚政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詔高品以上仍舊十年無勞績而嘗坐罪徒者即倍其年畋為言事官

願以士人比闕

皇姪宗實辭起復知宗正寺

在上

寺議者譏之 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諫官御史交章進說久之言者稍怠宰臣韓琦乘間請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繇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為宗廟社稷之計乎一日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村之主猶能之况陛下之聖哉奈何久不定至是諫官司馬光復上疏且面言其事而知江州呂誨亦請蚤立皇嗣頃之琦與魯公亮張昇歐陽脩又極言之上曰宗子自有賢智可付天下者卿等其勿憂琦請其名上以名示之琦復奏曰大事也願陛下審思之翌日復請上曰決矣時皇姪岳州團練使宗實方服濮王喪乃降詔起復宗實四表請終喪從之○光之復見上也言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者間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

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選中書光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日敢不盡力

是歲初立考課法
治平三年考課院考在劣等降監淄州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壬寅 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

配

改温成廟為祠殿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迭配未幾復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又温成立廟城南禮同太廟亦有司之失復下兩制議而王珪等曰饗帝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請如禮官議詔從之

二月

更江西鹽法

舊自海陵漕鹽至江湖常苦濫惡而價高嶺鹽善而價賤虔汀二州民多盜販嶺鹽持甲兵往來或殺傷捕卒則聚而為盜而江西官糶鹽歲纔百萬斤朝廷患之先是蔡挺知南安軍嘗條奏利害乃命挺為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捕卒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選官之淮南運新鹽嚴綱吏賞罰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官鹽減價而盜販衰息歲增賣鹽四十餘萬遂著于令

諸路大水

河北陝西等路遣使察獄

夏五月以司馬光仍

知諫院

初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及除光知制誥以文不工固辭乃復命以是職光疏略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也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眾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

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幸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躬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

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耻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之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然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擯其金

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
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
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將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
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
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
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
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
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
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而陟禹之迹
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
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
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切見陛下有
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
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
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叢勝
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

也又言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
宜從事及西事平因而不廢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向時節
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又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持轉
運使欲舉職業往往違戾而不從又言自景祐以來頗行姑
息之政胥吏謹諱斥逐中丞輩官悖慢廢退宰相衛士凶逆
而獄不窮姦軍人罵三司使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
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
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
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
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
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
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
至於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旣爲之則此効之
下旣言之則上從之前旣行之則後襲之苟被爲而此不效
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
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

李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
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
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
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
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
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
魏之風此臣之所以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論財利曰為今
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
浮冗而省用之國初三司使副判官專擇晚錢穀者為之近
歲多用文辭之士以為文臣進遷之資塗不論其習與不習
也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臣欲精選曉練錢穀者為
三司判官自權為正三司副使缺選於判官三司缺選於副
使久任三司使而有實効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又言今天下
之民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欲倉廩之實其可得
乎又言商賈志於利而縣官數以一切之法弃信而奪之是
以茶鹽弃指征稅耗損凡以此也又言陛下天資恭儉而左

右侍御宗戚貴臣爭尚侈靡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月不過
五千其餘月給大抵倣此今何啻數十倍矣又內藏庫專以
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多少虛實有司莫得而知又食貨窮
乏而宰相不憂以為非己之職也願復置總計使使宰相領
之光二疏凡
八千餘言

秋七月河決北京○八月立宗

實為皇子

賜名曙尋加齊州防禦鉅鹿郡公○時宗實

若立為皇子則只降一詔書定矣上以為然張昇進曰陛下
疑之否上曰朕何疑欲民心先有所係屬昇再拜稱賀琦等
乞手札付外施行琦至中書召王珪草詔珪疑焉請對曰此
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朕意決矣議遂定○初皇子辭
命記室周孟陽問皇子曰太尉稱疾堅卧其義安在曰非敢
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假如得請歸藩遂能無患乎皇子撫
榻而起曰吾慮亦及此遂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
唯書數櫛而已中外聞之相賀○李度皇子位伴讀王獵說

書 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奉真宗配 初禮院言皇祐參用

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且如唐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前者嘗停孟冬之薦今明堂去孟冬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亦罷皆變禮中之大者也又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詔恭依而行親獻至是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赦文天下寺觀未有名額者特賜名諫官司馬光言竊以佛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令毀撤臣聞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所從乎其赦文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為姦也○英宗治平四年正月詔民間先私造寺觀及三十間者悉存之賜名壽聖 冬

十月賜常平糴本錢 諸路凡百萬緡 十一月幸龍

圖天章閣 召輔臣從官皇子宗室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遂燕羣玉

殿未幾再召從臣于天章閣觀瑞物復燕羣玉殿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又召宰臣韓琦至榻前別賜酒一卮從臣霑醉至暮而罷

癸卯 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 輔臣奏事福寧殿西閣見

上所御幄帟裯褥皆質素暗弊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赦○

三月賜舉人第 覆試舉人如常例上不御殿賜許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上崩

于福寧殿 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上性至孝天禧中立為皇太子

涕泣累日至于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悅復膳如常即位年十三臨朝端莊事天地宗廟齋慄若不勝或時災變必跣足露立致禱愛重民力於宮室池臺無所興作三司嘗欲以王清昭應宮地爲御苑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廣可更侈乎監修南京鴻慶宮內侍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曰建宮觀所以爲民祈福豈可勞民以自奉耶其遇本命道場日只令設板位祠之則其不輕營繕從可知矣異時州郡上雨暘後或畏罪不敢言使民不得除租賦乃命著令毋罪長吏而除民租又奏水災不實者有司請加罪曰不猶愈於奏祥瑞乎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得遷隴州官吏坐誤斷重辟會赦當原上特貶權州事孫濟爲雷州參軍判官以下除名配廣南衙前州縣吏刺配沙門島及廣南牢城仍詔以濟等誅陷非辜之罪戒天下凡大辟有疑及情可矜者並令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嘗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罰哉民有戶絕田產有司奏聽裁曰此皆編民朝夕自

營者何必利其沒官詔給與其出嫁女及同居外甥愛養元元之念未嘗少釋于懷遺制下雖在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豈非德澤涵養之至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程顥嘗言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誠有以格他也○魏泰記仁宗聖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慈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而史臣所載嘉祐中上詔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厨實昭齊等燕日擅殺羊羔且羊羔物未成者枉其生理嘗戒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特令衝

替其愛物類如此。○陳師道記十閭獻蛤蚧每枚千錢一獻二十八枚仁宗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

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范祖禹曰仁宗愛人卹物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忘其誠之所及上極于天下達於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誠之至也契丹主嘉祐中以其三世畫像來求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其後遼使云今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如事天與祖考者書曰至誠感神矧此有苗其謂是矣。○時上暴崩皇后敕左右毋得輒發哭斂門

鑰悉置于前授衛士甲宿衛畢乃召皇子夏四月朔皇

子即皇帝位 未明皇子入及明韓琦等至后傳詔皇

掖就榻召翰林學士王珪草制百官入班福寧

殿前韓琦讀遺制皇子即位御東楹見百官

大赦 ○

尊皇后為皇太后

後名其宮曰慈壽

上不豫詔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

上養疾于柔儀殿之西室太后居東室垂簾輔臣日至西室候

問東室奏事。○司馬光上疏太后言章獻明肅保佑先帝用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天下今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咸服又言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

作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歐陽脩篆文時大行受命寶與平生衣冠

器用將舉以葬故別製此既而學士范鎮奏大行受命寶望陛下寶而用之示有所傳付命兩制議而王珪等曰受命寶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時已別製珪等議格不用

立京兆郡君高氏

為皇后

瓊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至是正位

月以富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時已除喪上始

親政

上既聽政司馬光上疏言陛下事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願復加聖心謹終如始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衆人一也陛下雖遵遺詔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中吉慶之事並皆俟三年然後復常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蓋以特重於太宗則宜降其小宗孝宣不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至於哀安威靈自旁親入繼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傷禮願陛下深以為鑒

六月廣太

廟為八室

初禮院請增廟室觀文殿學士孫抃等以為以世數數之國朝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

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為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蓋太祖末正東向故止祀二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今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抃等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今僖祖雖非始封要為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遷其主不合禮意宜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詔又從之

秋七月初日御殿

初御紫宸退御垂拱輔臣奏至是始見羣臣感動者久之其後雙日御前殿隻日御後殿太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二府奏事太后意有疑則曰公等更議之再奏盡善乃可未嘗出已事涉曹氏及內臣無絲毫假借中外章奏下二府者日殆百通二府考會擬議近則

停制科

趙高等十七人將來科場使赴秘閣

數日遠至旬月及進呈太后一見舉大意無所忘失樞密院使富弼謂副使吳奎曰君名強記能如是乎奎言非所及也○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上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司馬光上太后及上疏言皇帝非太后無以君天下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萬一姦人有涉離間者當立行誅戮後又上太后疏言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童幼之年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殿下聰明睿智詎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又以疏諫上曰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動驩悅况太后聖善之德著

聞四方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知諫院呂誨上太后書言聞上疾未間言或荒忽殿下幾至不能容覆竊慮小人陰為交鬪以生他事且言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竊為殿下惜之又以書勸上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者

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

初議上大行皇帝謚學士王珪曰古

者賤不誅貴幼不誅尊禮天子稱天以誅之欲稽典禮先請於南郊詔從之遂為定制○初禮院奏准畫旨孟冬薦饗太廟改為拾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拾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暮之內接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拾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宋大祥未可拾明年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以上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付琦琦對使者焚毀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

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憚
歐陽脩繼言曰昔温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安有母子之間
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意稍和它日琦等見上上曰太后待我
無恩對曰自古帝王獨稱舜為大孝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
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
有不慈愛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
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越明年夏四月上諭內侍曰方日永講讀待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仁宗御書命學士王珪撰記○治平四年詔以英
宗御書附藏○元祐四年又詔以神宗御集附藏

置寶文閣

以藏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六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七

凡四年

英宗皇帝

起甲辰治平元年止丁未治平四年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

院○兩土○出宮人○夏五月濬三股五

股河○太后撤簾

上既康復韓琦久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

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審決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尋上太后宮名曰慈壽○先是司馬光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

孝道凡宮中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呂誨亦言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聖成業靡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於簾帷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遺聖后以煩勞虧損盛德莫斯為甚又言於太后曰皇帝躬親治道勤勵為民在於聖慮宜以慰安臣愚以為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御○尋以定策勲進輔臣官富弼辨曰臣聞制辨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微勞何足嘉賞今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而仁宗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

閏月以唐介為御

史中丞

上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六月皇子瑱

封穎王

初王封淮陽郡王出閣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仁宗之葬及

虞于郊王見百官班道左下馬望齋宮却蓋步進觀者歎息王性謙虛眷禮官僚遇記室韓維尤厚一日維侍王坐內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令毀去又嘗諫王曰上已失太后心王宜孝恭以彌縫王感悟太后曰皇子近日殊有禮

增置宗室學官

時睦親宅廣親宅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

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於是增置講書四員教授五員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仍賜詔戒勉之○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坐主席之東隅於是睦宗院都講吳申不肯坐移書大宗正謂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尋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為之上在藩邸頗賢宗惠故擢用焉

諸路大水

命監司分詣水災州軍存恤未幾又

詔水灾路帥臣監司督貴知通存恤又分官
體量南京等路出上供米賑宿亳州飢民
秋八月錄

周後

○竄内侍任守忠
初仁宗未有嗣屬意聖明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

弱以徼大利及上即位又醜造語言交鬪兩宮至是司馬光
呂誨言之上雖未行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脩
已僉趙槩難之問脩曰何如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
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
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
以為少緩則中變也
九月復武舉
○詔日開

講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
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
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夏人寇

邊

詔遣使詰問

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故事冬夏至祀

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立冬
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孟夏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上即位詔議仁宗配祭學士王
珪等與禮官上議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
制誥錢公輔獨上議曰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
嚴祖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
之詩是也我太祖則周之后稷配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
配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
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
祭而移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
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東漢孝明始
建明堂以光武配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章安二帝亦
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當仁宗初立儻有建是
論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謀使配天
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詔臺諫講讀官
兩制禮院再詳定學士孫抃等同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

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祖考皆可配
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公輔謂
不聞周家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夫六經以簡
易立法周家三十六王若代代者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
之日曆尔安在其簡易也故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
守今一旦黜宣祖真宗之祀廟而不配而仁宗功德祔廟之
始又抑而不得配帝皆非也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
誰不欲尊其父而聖人之制禮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
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自非建邦啓土者皆無配天
之文故周之成康漢之景明德業雖美而不以配天避祖宗
也近世明堂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景祐中以
太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比周之文武然則以真宗配明
堂亦未失古禮仁宗功德雖盛而不在二桃之位議者乃欲
捨真宗而以仁宗配祀明堂
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等議

十一月刺陝西義勇

韓琦奏云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
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
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
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
陝西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
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
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
教閱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
者悉以為義勇總得十五萬六千餘人○知諫院司馬光言
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
充保捷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
既斂農民之粟帛以贍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任
二家之事也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散况陝
西未刺之民乎上不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來去亦終
不許嘗至中書與琦詰難琦無以對竟不為止其
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光之言矣

復內侍

養子令。○十一月兩土。○以內臣為陝西

諸路鈴轄王昭明等四人令體測軍情治其訴訟有賞

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

革奈何又增置此真如走馬承受官品至早已不勝其害今

鈴轄重寄其權與安撫使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選

臣專制閫外之權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從

修起居注官時起居注闕官中書擬集賢校理宋敏求揚繪上問修注選何等輔臣對近

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才望者繪進士第二人今當次

補上曰修注即知制誥豈可以次補命以韓維易繪與宋敏

求並命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

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

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二月罷修慶寧宮呂公著言今京畿諸

餼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司馬光亦言近日

修造稍多大凡九百間皇城諸門四邊行廊南薰門之類無

不重修役人極眾勞費不少又在京倉廩踈漏甚多未暇修

葺粟帛大有損失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

為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言皇子三位

所修規模侈大非所以納之於義方應大內裏外屋舍不至

切要者乞罷與造蔡襄罷自三司使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立為

位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

襄多在假何不用它人韓琦為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

因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

曖昧更乞審察魯公亮歐陽修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此陷

害忠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以呂公弼代之。至和初公弼為三司使上在潜邸以賜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許至是奏事畢上曰朕往在宮中卿不為朕易馬是時已知卿也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訴訟不能决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先是上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為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綰不從太子欽景帝待之過於它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宗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報

王疇薨臨其喪

時為樞密副使

大風晝晦○賜舉人第

彭汝礪以下三百六十一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行明天曆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琮言崇天曆氣節後天詔范鎮等校定是非新

書為密乃賜名明天曆詔翰林王珪序之其後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以呂晦為御

史知雜

誨以嘗言中丞賈黯辭職黯奏曰御史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其人方正謹重若得

與之共事必能協濟詔以諭誨誨乃受命誨因言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與聞及見行下亟正其失則曰已行之命難於追改是執政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言近日臣僚建議以為先帝信任臺諫太過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則倡言于外曰出自清衷誰敢動搖是窒塞聖聰恐非福也更宜沉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無

卹朱烈女家

越州上虞縣朱回女母早亡養于祖媪方十歲里中人有與媪

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救之媪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以死事聞命賜其家米帛其後會稽人為朱立像于曹娥廟以祠之。分寧農家女彭氏從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拔刀斫虎奪其父還事聞詔賜粟帛勅州縣歲時存問。合肥包總妻崔氏女也總樞密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子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

堂下見拯曰生為包氏婦死為包氏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子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而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沒姑老忍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欲以尸還包氏遂偕去母見誓必死卒還包氏○開封民婦朱氏家貧鬻巾履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罪將遠徙父母欲奪而嫁之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嘉州娼家女郝節娥母迫令世其娼陵唐百端卒不能奪自投江以死○自乾興訖治平五十年間義烈女婦見於史者才數人而蒙朝廷褒顯者朱娥張氏彭氏而已貝州之趙不屈於賊義節尤著而有司不以聞史幾失之則

濮王典禮

元年五月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

夏四月詔議崇奉

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王珪救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漢孝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為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

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

五月詔皇子及

卑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為子為父師於義未安故有

是六月親擢御史

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

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負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

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

詔曰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

服御之費其務減損德寧公主將降其資送減康國長公主三之一

富弼罷以疾求罷章二十餘上自

樞密出出宮人○賈昌朝薨臨其喪

謚曰文元御篆其碑

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咸以為結宮人宦官數為言者所攻

八月大

水

壞官私廬舍漂殺人求直言

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兩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

木未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

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

太后於梓宮前叩頭祈請額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讒人交鬪遂使兩宮之情有隙且先帝擢陛下於眾人中升為太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大臣。初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言淫兩為災專戒不德命去其語。知荆南鄭澥上疏曰陛下發明詔求忠言未知將為實用耶將應故事以文之耶苟欲文之固無可議必欲實用臣謂宜選官更直便殿從容條講可者行之不可者罷之

却尊號

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兩

為災深宜抑損以答天譴乞拒而勿受呂

誨亦以為言上嘉納之群臣凡五表不允

兵。九月太常因革禮成

歐陽脩等所纂也

策制科

武舉

以范百禄為秘書丞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禄鎮從子也百禄策略曰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

潤下魯莊公丹栢宮楹又刻其角以示夸大天應是而大水

夫傳飾非典猶不卑其先君其變猶且若是况今朝廷稱奏

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時大霖

兩災異數見論者多咎濮邸之議將廷試或謂清臣宜以簡

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合矣清臣曰此漢儒說吾不能知

民間豈無疾痛可列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人之腹心有所攻

塞則五官不寧民者天地之腹心也日月星辰天地五官也

善止異者止民之疾痛而已歐陽脩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

試文至中書未發脩迎語曰考官不置清

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武舉六人

冰。以邵必知諫院

先是呂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

冬十月兩木

御史常有二十員後雖衰減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報罷八九諫官司馬光遷它職傳堯俞使虜諍臣已同廢置自古言路壅塞無如今日也

十一月壬午郊

久兩陰晦及車駕赴青城中道開霽人心大悅故事親祠皇帝將就版位祠官皆回班向上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與至是詔勿回班及勿與時呂公著攝大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坎不入上皆循用之

定娶

宗室女法初聽娶宗室女者除文官委主昏訪問不復由內侍省。元祐六年詔娶宗得官者止朝

請大夫皇城使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

知陳州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

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

立濮王園廟

以宗

事忤歐陽脩意脩為上言鎮以周公持琦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凡孫遙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上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也

解呂誨等言職

御史呂晦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誨累疏乞依王珪

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琦請議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本非陛下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士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韓琦飾非傳會曾公亮趙槩備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錡等之罪尋又劾脩不置且曰脩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爲正董宏之說爲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虞主始祔陵土未乾遽聞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脩之罪安得而赦中書亦以劄子自辨略云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據是無稽之臆說也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朞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爲人後者旣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旣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人爲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也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誨等論列不已繳納誥勅居家待罪上以御寶封誥勅遣內侍趣誨等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授誥勅猶家居待罪及太后降手書誨等又奏言蓋首議者欲變茲事自外制中苟追深責使天下怨謗歸於人主今復移於母后况濮王封大國典禮終闕前有權罷之旨後有且欲之言傳於四夷人誰敢信即園立廟皆非所宜嗣子襲封於禮爲允欲乞更賜講求以期至當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純仁又獨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嘗聞預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

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漢王典禮陛下自可採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思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閣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累奏乞罪首啓邪議之臣且言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於外因其地葬之故曰矣園悼園即位後八年有司言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堯舜禹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爲後者皇考廟悼園宜毀勿修乃從其請今漢王陪葬熙陵別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湏改卜易其靈寢不惟熙陵隔絕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未安漢悼皇止一子是爲宣帝雖承太宗不絕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爲過矣議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毀勿修蓋禮不踰閑而當專意於昭帝也又言臣等本以歐陽脩首啓邪謀註誤聖心得罪祖宗無可赦之理韓琦與內臣表裏矯託以惑中外爲臣不忠無大於是又謂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元

建皇考之議大抵相依此不免於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言者之口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爲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多方謂陛下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乃復稱漢王爲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謀遂志而不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方夷狄惑先帝遺詔疑陛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爲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爲問則執政大臣將何辭以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趣令供職而蹶躅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又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旣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

詰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兼領封駁執政恐維不草制及封駁勅命遂徑以勅迭誨等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追還誨等勅命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司馬光呂公著皆切諫並不從○其後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服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太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仁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

二月以蘇軾直史館

軾名欲召入

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為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鄰不若召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

三月彗見西方

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

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解傳堯俞等言

職

諫官傳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趙瞻通判溜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

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出司馬光亦言臣與堯俞等六人共論濮王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補外獨臣尚留天下之人必謂臣為顧惜祿位乞
董瓘加節度使 去歲喃廝早賜罷黜凡四奏不從
夏四月以郭逵同 據城邑於是喃氏地分為三

簽書樞密院

同簽書始此。○知制誥邵必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留誥勅熟議不聽

或以咎韓琦琦曰吾亦知達望輕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以上本意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宜復故事達既用諫官御史交章論列不報

秋八月

呂公著罷

自侍講出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

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即家諭勉且戒內侍曰公著勁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故有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禁銷金

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

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如卞請

定京朝官

以上磨勘法

上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

至高位故獲進者衆乃詔自今待制以上六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以七十為定負有關則補其擢任及有功者皆不用此法

夏人寇邊

環慶安撫經略蔡挺斥堠明知諒祚將入

寇即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難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張玉將兵守之諒祚步騎數萬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挺又遣強弩列于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移攻柔遠張玉命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復攻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鄜延安撫經略陸詵止留不與諒祚果大沮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

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

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

過此數以簽書郭達宣撫陝西

判渭州上曰第領樞職往重使權自呂餘

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
政無守藩者至遼始以簽書出鎮

命宰執舉館職

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
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上曰何如脩曰往時入館
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謂三路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
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
皆得試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
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歲大臣薦
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
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薦賢路狹也上
嘉納之故有是命韓琦魯公亮趙槩等舉蔡延慶以下凡二
十人皆令召試宰臣以為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之苟
賢豈患多也先召試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時士人以登臺
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
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

十一月上不豫○十一月立皇

子頴王頊為皇太子

先是上父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憂形於色顧琦曰

奈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
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內外憂
惶宜早立太子頴之琦請上親筆旨揮上乃書曰立大大
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煩聖躬更書之上又批曰頴王
頊琦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出數
語方平不能辨方平因進筆上書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
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請上再書頴王二字又書大大
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
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
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大赦○是歲契

丹改號大遼

時咸熙二年也熙寧八改太康
元豐八改大安紹聖二改壽昌

丁未

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霾○賜私

造寺觀名

詔民間先私造寺觀及三十間者悉存之賜名壽聖

上山崩于福寧

殿

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武宣孝廟號英宗。上居潜邸以孝聞閉門讀書終日未嘗宴遊慢戲服御

儉素如儒者遇人恂恂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弗為禮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上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澣金帶者以銅帶歸之主吏以告上曰此真吾帶也受之嘗令殿侍鬻犀帶直三十萬亡之遂不問諸兄欲求遷官迫以合奏上遜辭求免竊語左右曰不以其道得賤貧不可去不以其道求爵祿可乎吳充為吳王宮教授時進宗室六箴仁宗以付太宗正司上書之屏風視以自戒受詔為皇子辨至十餘奏及就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適嗣吾歸矣初即位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面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有郎官醉飽嘔吐為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

罰也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

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

後名宮曰慶壽

皇后為皇太后

宮曰

慈寶 二月上始親政

初御紫宸殿退御延和殿視事韓維上疏云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

君施設自有次第惟加意謹重

立夫人向氏為皇后

故相敏中之孫女也上為

皇子時納焉

詔公主執婦道

詔尚帝女者毋得躡升尊行公主行見舅姑之

禮。神宗熙寧九年中書言治平四年詔陳國公主降王師約不升行及行舅姑之禮今韓國大長公主降錢景臻其見

舅姑禮請依此神宗曰大長公主朕宮中每見必拜雖皇太后亦叙姑嫂之儀不可與朕諸妹等也宜止依充國公主出

降之禮

三月彭思永蔣之奇罷

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之奇自御史出監

道州酒稅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怨脩因誣脩以惟薄事事連脩長子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脩乞肆市朝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思永亦助之奇言脩當貶竄上以之奇思永所奏付密院脩上章曰之奇誣罔臣者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惡苟無之是負天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理且詰問之奇所言自何而得上初欲誅脩密問孫思恭思恭救解上悟復取之奇思永所奏并脩章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分析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辭以出於風聞上復批付中書口朝廷小有闕失故許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以聞思永乃聞為託令思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以聞思永乃言偶以所聞告之奇然曖昧無實常戒之奇勿言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之思永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

賜舉人第

許安世以下三

百五人賜及**歐陽脩罷**出知亳州孫思永等既罷御史第出身有差

乞罷故也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

臣主國論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是非脩必一二數之曰某

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怨脩者多英宗嘗稱脩性直不避

怨脩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

連六表乞**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

致仕不從

曰奎輔立先帝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

帝更無它擇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誠牽私意

上曰此為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它日

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

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

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

君子常居要**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初令試論

閏月更試館職法

策從吳申之請也

求直言

尋命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以聞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初安石既除喪詔赴闕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不起或云不恭今召之又不至果病耶魯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其迂闊護前萬一用之必亂紀綱上未省奎重言之遂有是命人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

申詔二府參

議邊事

同知諫院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

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願勅大臣凡有戰守除帥議同然後下上令依慶曆故事參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學士閣直學士光辨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內侍強光受詔光拜而不受詔以詰置光懷中光不得

已乃受於是光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為學所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而加省察焉

夏

四月王陶罷

自中丞出知陳州先是召知渭州郭達還領樞密陶奏用達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內則高居簡納賂上曰事干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略曰忽千官瞻視

之庭蔑如房闈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琦與魯公亮待罪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陶兩易其職光入對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俟丞相押班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持之不下參政吳奎趙槩堅請絀陶於外上不許復請以為群牧使許之既而上批付中書以陶為翰林學士奎即具奏邇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時雨愆亢螟螣滋生過不在它止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持

舊恩排抑端良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二臣今若又行內批旨揮除陶翰林學士乃是美遷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輩以纖屑狡獪倚為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為至闇之主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違制旨合正典刑於是卧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吳申奏故事御史因言事居家待罪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未有罷免過速如此之甚乞留陶供職并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扎趣知制誥邵亢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不和咎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過毀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三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外議皆以奎為不當去所以然者由奎名望素重於陶欲望收還青州勅告且留奎在政府公亮亦請留奎復為參政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曰此無它欲起堅卧者耳堅卧指琦也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

琦因薦陶文彥博謂琦蓋止用抗琦不從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撻

罷漳同等州貢物

上出諸州貢物各件自漳州山薑花萬朶已下至同州楛棹二千顆

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先是

光除中丞以乞留吳奎上不懌告在閣門上復收入三日始付中書光尋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姿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柎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賤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將不寧光繼又累章劾之且云臣與居簡難於兩留乞罷中丞與郡一日光復請對立殿陛下上曰已來矣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陛下欲留居簡則逐光欲留光則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陛下擇其重者上命與供備庫使既而又用王中正李舜舉勾當御藥院光奏云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

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乞令補外不聽

五月置寶文閣學士直

學士待制

以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

六月以趙

抃知諫院

抃獻疏言任道德東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

十事又言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譴不復又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之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

議差役法

先是韓絳言

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前而民戶愈困

重至於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

罷陝西內臣

鈴轄○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文

之邵致仕

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薄

官而歸繼又上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願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

八月京師地震

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

邵見之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葬

英宗于永厚陵○九月祔英宗桃僖祖

及

懿皇后先是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

桃藏於西夾室以待掃捨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詔恭依錄周後○以王安

石為翰林學士

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於人上曰當事

如何奎曰恐迂

韓琦罷

守司徒兼侍中使相判相州琦

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

以張方平參知

政事

司馬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眾所共知故仁宗不用上曰有何實事光曰請言臣所目

見者上作色曰每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好事也知人帝竟難之况陛下乎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

司馬光仍翰林學士

兼侍讀學士光言臣昨論

邪臺諫不言陛下何從知之張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豈宜復遷美職未敢祇受新命呂公著亦封

駁云議者謂光因論列新除柄臣故有此命臣職在封駁未敢行下上手詔諭光換卿禁林復兼勸講蓋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若以言事罪卿豈復更遷美職可便受詔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俟對當自諭旨於是取詔勅付光光請先上殿然後受詔上令先受詔勅然後登對光又奏臣愚闇恐因累公著上手批付公著可一日來對以釋卿惑

泉潮等州地震○冬十月開經筵

侍講王安石石因講禮

記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詔勿講○故事講官得坐自孫奭為侍講以仁宗尚幼跋案而聽之因請立講議者不以為是○明年夏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請如舊制下太常議韓維等謂宜如天禧舊制龔鼎臣言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不可安坐詔從御製資治通鑑序初英宗命司馬光編歷鼎臣議之體文字繁多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上之英宗悅其書命光續之光請用劉恕趙君錫

范祖禹同修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劉放代之光
每修一代畢即上之至是上賜書名仍親為製序
种諤復

綏州

鬼名山降初夏諒祚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鬼名
山者因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

城不俟報即間道通蠟書且言秉釁可復河南地鄙延經略
使陸詵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為橫
山之衆若能勝諒祚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
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博亦謂諒祚稱臣奉貢今或襲
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
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諒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
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略安撫使手札趣治裝琦即
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
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
興靈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筭琦
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已而西人誘殺知
保安軍楊定及都巡檢使待其臻等琦即奏若此則綏州不

可棄矣且言西賊誘害緣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
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顧藉和好今朝廷已納其降人鬼
名山等幾萬人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彼
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處住坐况綏州見已修就城池
若令鬼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諒祚萬一它日不能撫
而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而諒祚所損多矣諒祚戰數
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乞遣使告哀琦因
奏既當此變尤非棄城之時彥博及呂公弼耻於中變督促
棄城如初琦條陳不已上遣使賫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
詔存綏州如琦議越熙寧二年十月改為綏德城不復以易
二寨○明年二月諤坐擅興奪四官安置隨州○史臣曰祖
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疾匪棘北棄幽都西捐朔
方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摠一百四年凡
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
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温取徽誠
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取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

四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寧姑予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塞龍支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架虛馳驚乎元符封域之表迄于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雖夏人浸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寨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矣

十一月增轉對負

詔以星變

十二月詔以瘦死定吏罪

地震起居日增轉對官二人令極論時政得失

詔天下以囚死之多

嚴監司長吏選

上嘗曰朕見宗祖百戰并天下

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韓琦當國用監司或有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居陶鎔之地者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為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孺者諫議大夫立之子琦之妻弟也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七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八

凡三年

神宗皇帝

起戊申熙寧元年
止庚戌熙寧三年

戊申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定掩骼令

詔州縣春首檢視
暴骸給錢葬祭之

復武臣同提刑

○以唐介參知政事

執政坐待漏院故事惟宰相省
閱文書同列未嘗與聞介謂曾

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與知上若
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閱視後以為常

增太學生

負

初二百負至是又增置一百
負○尋詔以九百人為額

二月進讀資治通

鑑

司馬光進讀三葉畢上命更讀六國從事上曰儀秦掉
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儀秦縱橫多華少實無益於

治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
三月潭州兩毛。夏四月王安

石入對

安石新除翰林學士詔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

日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但
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
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
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
責難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
輔朕庶同濟此道安石又曰願陛下以講學為事
六月錄

唐魏徵狄仁傑後

是冬錄段

詔興水利。河

决恩冀等州

七月又溢瀛州尋遣使振貸之都水監
丞宋昌言與內侍程昉請相六塔舊口

井二股導使東流徐塞北流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
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

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流入于海是謂東流乃命翰林
學士司馬光同內侍張茂則往相度二年光入對卒用昌言
說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光又言侯東流漸深北流
漸淺即塞北流臣恐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
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東高西下
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復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
於滄德未成之處决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
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上添二分則此
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
衝刷已闕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
無害矣

秋七月城筭策

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
有空地百里名筭策知州馬仲

甫請城而耕之韓琦從其說樞密院難之琦奏自來鄜延環
慶涇原等路緣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
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籬落之固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
珠滅臧康奴之族以居處恃險屢殺官軍慶曆中范仲淹遂

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朶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目今所以乞城築策者非好生事蓋欲因西人未復和好聞城之庶可經久若以糧草為疑算策既城則秦川三陽伏羗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往彼屯泊更有翔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今盡沿邊城寨對西界者作圖子進呈乞更與二府大臣斟酌可否詔從之

却尊號
禮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陛下踐祚未久又在諒陰中似未宜受手詔賜光曰朕方以淫兩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若被此鴻名有慙面目况又在諒陰

以陳升之知
卿可善為答辭自是終身不復受尊號

樞密院

升之即旭也避諱以字行時呂公弼為樞密院使韓絳邵亢副使樞密院並置使副知院始此行

入粟補官法

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

勅詰後

初鬻度牒

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不盡錄鬻度牒以濟急乞自今裁損聖節恩賜以限剃度之冗從之鬻度牒始此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初至八年九月給八萬九千餘道

京師河朔地大震

京師震者三八月京師又震者再十一月復震○九月英州地震有

聲如雷十一月復震

兩水○八月孫覺罷

密副使邵亢在位

無補益覺為諫官論亢不才併疏中丞滕甫貪汙頗僻不報亢引疾辭位上優容之覺又薦陳升之代亢詔覺不當引大臣降官覺言諫官雖微亦預謀王斷國與人主宰相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所從來久矣且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遂請補外上初諭執政降覺官差遣仍舊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上曰但與降官它自住不得

復

行崇天曆

以七月望夜月食東方與明天曆不協周琮等皆坐占驗差失奪官乃詔更造新曆

九

月封太祖後

初詔中書門下考藝祖子係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地王之使當從獻於郊廟

世世勿絕適韓琦自長安入覲因言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命詞但云遵仁宗慶曆四年故事封

減蔭補恩

德芳之後從式為安定郡王太祖之曾孫也
越明年十二月復詔裁減河南北分置監牧使

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專隸樞密院

不領於羣牧制置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為人所買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餘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矣○是歲天下
冬十一月丁亥郊
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有奇
平間南郊費七百餘萬至是費九百餘萬曾公亮等辨郊賚上問司馬光何如光對曰臣已有奏狀乞減半上曰減半無

益大臣既懈辭不若盡聽之光曰求盡納者臣下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後數日光與王珪王安石同進呈郊賚劄子光曰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荐臻節省冗費宜自近始聽之為便安石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幾何惜而不與未足富國恐傷國體昔常袞辭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袞辭祿猶知貪耻視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用不足由不得善理財者耳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漢武之言也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上曰朕與司馬光同且以不允荅之是日安石當制批荅略曰方今生齒日繁賦入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抵傷國躰未協朕心公亮遂不敢再辭○先是光登對言國用不足者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

濫軍旅不肅乃命光
及中丞滕甫裁定

十二月立內降覆奏法

詔從中批

降須覆奏○十年九月又詔應傳宣中批及面得旨事無
法者中書密院覆奏若非理祈恩有罪規免者奏劾之

造

神臂弓

民李宏所獻其實弩也射一
百四十步製成賜以是名

己酉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

時弼以足疾未能入見聞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
所致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
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即上疏數千言未幾入見又言臣
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
惟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
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小
才雖自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

○去夏弼自河陽移判汝州詔入見上命勿拜坐語從容問
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
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其意上稱善又問此事弼曰陛下且
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
所係禍福不細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字內為先
上善之除集禧觀使弼懇辭乞赴汝州不許弼又言臣去秋
在河陽已聞臣入見後除一觀使今見未數日果有集禧之
命又聞觀使只是聖意且欲留住候過聖節便除首相此說
極為喧播臣始猶不深信今罷汝州除集禧此事已驗則後
來事豈敢決謂妄傳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前代君臣因不謹密敗事甚多願陛下留意
謹密如天高地厚不可窺見乃國體君道之至也臣老病非
才不係利害且乞放令赴汝州任候得安好不拘內外竟求
任使上乃聽弼之汝州○上之初即位也弼在河陽上疏論君
子小人略曰從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
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

故惡事常有餘又曰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向若為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戚戚不肯休千歧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又曰又况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以此也又曰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辭使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之迹則如水火之異也臣謂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事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而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願雖欲亂不可得也

王安石參知政事

上召對曰

富弼曾公亮與卿協力弼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覺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常以呂晦為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扞塞卿進用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施設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為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為人少容恐不可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雖司馬光亦以是望之呂誨任中丞將對光為學士侍講亦將趨資善堂相遇並行光密問曰今日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曰介甫命下之日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好執偏見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為從官則可登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語未竟閣門追班光退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有傳其踈光往往疑其太過也○初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鵠鵠來巢氣使之也

至是雍言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陳命

果驗云 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井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洪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筆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九月命李常呂惠卿編修中書條例初安石言編修條例在擇人上曰見在館職無足與修法度者推呂惠卿材高朕嘗問呂公著何不舉惠卿作御

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用朕見惠卿論事極有本末安石曰惠卿學術豈特今人少比前世儒者未易擬議能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獨見惠卿而已其材它日必為陛下用人言其姦邪者惠卿有所負少肯屈降以此多為人所毀上曰若內有所負亦何肯為姦邪上乃許用惠卿至是遂與李常並命○是夏樞密院亦請以本院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可施久遠者刪次成書

三月冊秉常為夏國主

夏主

諒祚卒於去歲之三月子秉常立使來告哀上遣韓縝詰問人使薛宗道以殺傷楊定及虜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候朝旨即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上命縝諭旨恐國主幼小未能戰服沿邊蕃部它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充俸及候李崇貴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令縝錄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秉常且云餘令宗道宣諭其冬秉常遣使羅重進來言主上方以孝治天下奈

何反教夏國之臣叛其君朝廷乃罷分賜酋豪之議止令歸塞門安遠二寨還賜以綏州重進凡三往返議之始奉表聽從乃賜秉常詔略曰夏國既再修職貢歸納塞門安遠二寨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無得輒有侵略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歲賜如舊未幾陳升之請城綏州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乃賜以誓詔

夏四月河決○地震○旱

詔以大河決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其避殿減膳罷同天節上壽令羣臣勉修厥職以圖修復

唐介薨

臨其喪

介疾上親臨問為之出涕至是躬臨奠贈謚忠肅○初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曾公亮薦之

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更以擾天下退諭公亮曰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先是執政進除自既數日上乃曰朕問安石以為可行介曰臣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行如

此則執政何所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播恐非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其不中理十常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旨揮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於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帖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及安石議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上主安石語介憤悶疽發于背而卒

詔從臣言缺失

又詔侍從官各極言上躬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也劉彝謝

廷缺政 鄉材王廣廉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八人充使○叔獻尋與楊及提舉淤田引水於畿縣澶州間歲壞民田廬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詔賜二人 田各十頃九年冬罷淤田司

五月定縣令考績法

分上中
下三等
六月呂誨罷
自中丞出知鄧州以其論王安

惟其用舍係時休否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
賊害物臣略疏其十事嘉祐間因開封爭鶴鷄公事不當御
史臺催促謝恩倨傲不從一也安石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
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
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見利忘義好名嗜進二也安石在
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
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
以下以塞人言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四也許遵誤
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案問城等科罪挾情壞
法徇利報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士首率同列稱第安
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定文卷不優遂罹
中傷賣弄威福無所不至六也宰臣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
罷逐近臣本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作威作福聳動朝
著七也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

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轢同列八也
章辟光獻言俾歧王遷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有旨送中書
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九也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
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十也上兩降
手詔諭誨誨論不已遂補外○尋以諫議大夫致仕誨之請
致仕也因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
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脉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
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跋涉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憂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未足深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越
四年五月卒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
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否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
君實
勉之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陰雲遮蔽所食
不及元奏分數
宰臣
表賀
罷義倉○行均輸法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
法命發運使薛向領之

賜內藏庫錢五百萬緡米三百萬石先是三司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定額年豐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贏歲歉艱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徒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至遇軍國大費則剗削殆無留藏朝廷百物之用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因得擅輕重斂散之權臣以為發運使實總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錢貨經其用之不給周知諸路之有無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常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待上令而制其有無則國用可足

八月貶劉琦錢顛

琦為侍御覬

民財不匱矣上從之
用王安石未及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脅臆輕易憲度而全無忌憚之心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躋治于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詐之術戰國縱橫之論取媚陛下陛下遽信其言侵奪三司利柄開局置官引三人者議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呂惠卿王子韶盧秉王汝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之利源乎復引薛向為發

運使兼領均輸之職信如詔書之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固亦無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諸路稅課虧失是先喪其國之常入何以仰給經費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積難於速貨則必有鬻田產破家業以應期會者不然則淫刑濫罰從而加之矣兼薛向多用耳目刺州縣短長從而脅之俾承哀斂非道之事去年許遵妄議謀殺自首按問之法朝廷委安石與司馬光定奪光則持公請依舊法安石則任偏見而立新議差韓維再定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議文彥博所定既協公道陛下以衆人所議委富弼看詳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畏其強陛下惑其辯乃至此爾小人章辟光妄獻歧卹遷外之議呂誨乞加譴逐安石百端阻格誨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賢尚不敢專行聖旨豈如安石傲視同列旁若無人愛憎與奪一出於己上閱疏曰此皆挾情非竭節以補時事者乃黜琦監處州鹽酒稅顛為衢州酒稅時臺官劉述亦以論

安石出

范純仁罷

自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亦以論王

知江州安石也初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輒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儲糧粗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皆言粗何也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厚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變上嘉納之又謂上曰書云怨不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純仁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及為諫官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才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亟就必為儉佞所乘不可不察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安石最後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

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休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以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充監當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主上所親見今主上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失其先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君言責敢不論奏而柄臣遂撫其罪欲其遇事退縮雖於政府便安而主上將何所賴王參政專任已能不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為賢能薦薛向為閔才指呂誨為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依隨苟且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伏聞平心虛懷深為國計安石見之怒擣以白上上曰宜與一善

地故有河中之命。○曾公亮趙抃得純仁狀上章自劾略曰清時備位難逃竊祿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姦之謗如安石者學給辯勝年壯氣豪議論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諧於察黨至使山林未學草澤後生放自有之良心樂塗附之異說拖紳朝序非安石之黨則指為俗吏園冠校字異安石之學則笑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間則筆舌丘旦有為之際則身心管商待聖主為可欺視同寮為不物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特申睿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繆以幸邦家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還田里○純仁初知襄邑縣有牧地衛士縱馬暴民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純仁有詔劾治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

蘇轍罷 為河南府推官轍為朝廷是之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至是以書抵陳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

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虧欠法度紛紛何至如此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且乞補外任上閱轍狀問安石轍與軾何如安石曰軾兄弟大體以飛箝押闔為事上問所以處轍曾公亮請與堂除差遣

河徙東行 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故有是命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

永靜五

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初王安石既州軍境

書付條例局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行

陝西漕司前所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令隨稅納斛斛其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便仍遣官提舉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尋又詔出內藏錢百萬緡增糴河北常平穀○是冬邇英進講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二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憂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則尊尊親親貴貴長長任賢使能是也前日見司馬光云漢惠文景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謂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

誹謗妖言除秘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也宣帝所以治者由總核名實信賞必罰元帝所以亂者失於優柔牽制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賢而不能任知洪恭石顯之邪而不能去非由改蕭何之法也上召光前謂曰卿聞惠卿之言乎光曰惠卿言漢惠文景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譬之於宅居之既久屋瓦漏則整之巧墁闕則補之梁柱傾倒則正之亦可也苟非大壞豈必盡毀而更造哉苟欲更造必得良匠又得良材然後可為也今無良匠又無良材徒以少許之漏闕乃欲盡毀而更造之臣恐其無所庇風雨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皆曰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可據所聞言之光曰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上曰聞陝西已行之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家陝西來者皆言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惠卿曰光所言者吏不得人耳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

廢奉慈廟

命發運蒹坑

治市舶

時饒州江建等州近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并額外有增刺錢○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

湖六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以十五萬緡餘路以十萬緡為額又以興國軍睦衡舒鄂惠州既創監六通舊十一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于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韶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熙寧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其後衡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十餘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創神泉徐州則創寶豐梧州以易得錫鉛萬州以多鐵礦皆創監焉而寶豐監歲鑄至以四十萬緡為額

冬十月富弼罷

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從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因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言於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上曰升之有才智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漢高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圓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升之自尚書左丞遷禮部尚書本朝宰相有以待郎為之而無左右臺官許丞為之者學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躡遷之

請對

從張戩程顥之請也如有請對並許直申閣門上殿

十一月置提舉常

平官

初置諸路常平廣惠倉官尋復遣使提舉及管勾農田水利差役所遣凡四十一人○開封府推官蘇軾

上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其略曰制置三司條例司使五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管幹於外造端宏大創法新奇或言京師邸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城刻兵吏廩祿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為安石所喜使權開封推官欲以多事困之而軾決斷精敏論事不休

裁定宗

室恩數

詔略曰宗室子弟服疎親盡才藝可錄在隨器官使之至於任子之令昏姻之儀宜一用外官

之制自是祖宗子孫之後世襲惟祖免親補外官非袒免親罷賜名授官

罷武提刑○河

東行交子法

置務于潞州以搬運鐵錢勞費也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害入中糧

草之計詔罷之○四年復行于陝西罷市鈔或論其不便罷之○七年中書言陝西沿邊以鹽鈔市糧草有虛擡邊糴之

弊請用交子度錢數製造於是永興路轉運皮公弼請更鑄折二大鐵錢為本並從之後僅以實錢少不可行九年復罷之

寬贓吏法

北都郎張仲宣犯枉法贓流賀州上納蘇頌之言以其情輕特免決與黥面自是杖

黥之法鮮施於命官矣

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增置

宮觀官

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同判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以待卿監監司知州之老不任職者王安

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詔毋限負

行預買法

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庚戌 熙寧三年春正月錄周唐後○青苗

錢禁抑配

委提刑察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

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歛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未幾又奏乞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還使

者○右正言李常孫覺言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伯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判相州韓琦言準轉運司及提舉司牒給散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保三等以上為甲頭等第散錢更有餘錢坊郭戶願請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為鄉村自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三等而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抵當者依青苗支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配其實官吏防保內下戶不納異時只責甲頭代輸復峻責諸縣若人不願請結罪保明申報續差官曉諭苟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畏懼未免抑配上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強與之王安石勃然變色曰既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俵既有保甲則難於納者自不能請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紕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縱使

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科率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彥博富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安石曰事之情偽是非若不能察惟務多納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為矣遂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批荅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諉誰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諭以失於披閱安石入見固請罷上獎慰良久然上以琦所奏為疑遂降是詔○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以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五年而卒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片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時又有樂京者知許州長葛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後十年始復官監黃州酒稅元祐初召赴闕不至有劉蒙者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

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
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養親講學以卒元祐初賜其家布五
匹
二月司馬光辭樞密副使
光奏云陛下所以

庶幾有補若徒榮祿位不能力救生民則是盜竊朝廷名器
以私其身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也方今建畫之臣
徒見目前之小利不思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
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更先王之正法患財利之不足不
能勸陛下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
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
不肯自以為非也青苗法行見此抑配臣恐十年之後貧者
既盡富者益貧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粟帛軍須之費何從
取之兼放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
災朝廷豈容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得蠲除是
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
窮此可以為善乎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

倉作糴本前此天下常平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碩今無故
散盡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至於
欲計畝率錢雇人充役决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與夫洩
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
能自安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追還諸路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爵但為太平之民以終
餘年其幸多矣若言不見用雖寘諸二府天下徒指為貪榮
之人未幾復令趣光入見光言臣近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追還諸路常平使者未賜采納若臣言果是早乞施行若臣
言果非當正刑書使是非不至淆混微臣進退有地凡九辭
詔收還勅告○時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參知政事趙抃
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
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
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
言入即求去未幾知杭州○傳堯俞除喪至京師安石數召
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

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皆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敢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乃以堯俞同判

三月親試舉人初用策

賜葉祖洽以下及諸科八百餘

流內銓人及第出身有差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人只試論一道至是罷三題始用策翌日試特奏名進士亦制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於是考官蘇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覆考為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為第一軾乃上言陛下試士將求朴直之人而阿諛順旨者率據上第臣竊悲之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試策以進上以軾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耳陛下何不黜軾豈以其材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朴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未幾

外人謹言將以新進士為校書陸佃嘗從安石學張安國安石客也呂升卿乃呂惠卿弟皆外人所指目者於是諫院胡宗愈言故事崇政校書如未歷外官及不滿任者不得選舉昨邢恕以新進士除校書蓋是朝廷未有法制近聞新進士因此奔走權要廣為道地乞自今須歷一任乃除於是命恕出為知縣

孫覺程顥罷

自覺

右正言出知廣德軍顥自御史裏行出為京西提刑初魯公亮等言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遣覺躡量有無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只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畿縣惟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百姓其實不願與官中交關今聖旨令躡量人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則臣前所引其情可見矣所有躡量青苗旨揮望賜寢罷故黜之顥上疏曰天下之理本於簡易則事無不成捨之而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若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設令徼幸事小有成而興利者日進尚德者日衰尤非朝廷之福况天時不順地震連年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

罷責故

置刑法科

九月命判大理寺崔台符等考試試法官始此

夏四月

賜僧牒助邊

秦鳳路五百本自後諸費多仰給於此如賜本路糴米給千本造景靈宮什物

給千本修宮復給千本賜廣西供軍興糴宜融州軍糧各二千本河東千本修河八百本買原武等掃物料二千五百本修瀛定州六倉之類前後給降支賜者不可勝數今並不復書○是秋八月三司使吳充言三路屯兵費廣乞歲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委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五年無慮得千萬緡轉置三路令商人入粟領於提點刑獄司王安石言當付之常平蓋新法本以實邊儲緩急也宜令發運司度諸路米貴者折錢轉為輕賫儲於河東陝西用常平法以糴糴焉詔如安石議

呂公著張戢等罷

公著自中丞出知潁州戢及王子韶並自御史裏行出為知縣公著與王安石素厚故用為中丞既而天下患條例司為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司不便屢上奏不聽安石以

公著叛已怨之尤深上語執政云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為執政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可出知潁州宋敏求當為誥安石使之明著其語陳升之以為不可敏求但言敷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怒進呈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乃誣藩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非事理之實或云公著素謹實無此語孫覺嘗與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沮若唐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上誤以為公著也戢及子韶並言青苗不便至是復上疏曰臣比乞罷諸路使者及王安石處事荒謬專為聚斂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曾公亮陳升之趙抃雖知其非依違不斷均為有罪乞正嚴誅等事並未施行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言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徇從安石與為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又以絳輔之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子韶乞追孫覺呂公著謫命又言臺諫方論青苗乞罷兄子淵管勾京東常平差遣先是上謂執政曰王子韶言青苗法實不便但臣先與此議不敢

論列小人首鼠兩端當黜之知雜陳襄亦奏子韶姦邪反覆曾公亮請以戩子韶為通判安石不可上從之乃以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戩既上疏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荅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之陳升之解之曰以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遂並出之

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徙宋敏求等職

定素與王安石善為秀州判官召至京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者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勿為此言定詣安石白其事曰定但據實而言安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密薦於上上欲以為知諫院曾公亮謂前無此例固爭之乃改命焉敏求時知制誥繳還詞頭以為御史之官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景祐初以資任相當者少始許通判未滿任者然未有自幕職官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公論且以疾辭職從之復下蘇頌李

大臨並繳還更奏迭下至于七八固執不行俱罷歸本班乃命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時有朱壽昌者巽子也母劉氏生二歲巽守長安出其母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敏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燃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得母不歸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七十餘矣知永興軍錢明逸表其孝節有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壽昌前已再典郡至是折資令通判河中○范育前後七奏定不服母喪且乞罷免臺職其言曰天下之惡當先治其大者而定背喪諱母法所當治今置不孝之人在天子左右臣職在糾彈此而不正焉暇其他今王安石上誣天心中塞公議朝廷雖可惑李定之心安可欺亦自御史裏行遷崇文院校書○越明年正月監察御史裏行林旦言王安石以李定素出其門曲折庇護聽其不服母喪擢在君側臣至中書安石謂臣言此事出自上意臣聞古之事君者善則稱君今眾人知仇氏為定母而

安石獨以為非衆人以李定為不孝而安石獨以為可薛昌朝亦言仇氏死定家定已三十七歲無有不知之理今安石不顧是非專欲取勝遂使朝廷之上經筵之間真以謝景一不孝之人何以刑示天下於是並與知縣差遣

溫為御史知雜

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由朕置臺諫非人安石

日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免紛紛於是專用景溫

五月復

置直舍人院

是職自太平興國以後不復除王安石欲令草李定詞故請置之初以命同修

起居注陳襄襄不受乃

罷條例司

以其事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請罷制置

條例司上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恐傷王安石意也既罷又以手札諭安石

增置司農

寺官

初條例司言常平新法宜付司農寺選官主判兼領農田差役水利遂命呂惠卿同判胡宗愈兼判未幾

上批令司農寺專主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自今歲終要見常平廣惠倉見在錢斛若干數目夏秋青苗錢散過若干數目合收若干斗斛已納若干未納若干倚閣若干糴到諸色斗斛若干斗直若干出糴過若干都收息錢若干賑貸過若干天下水利興修過若干處所役過若干人功若干兵功若干民功淤漑到若干頃畝增到稅賦若干數目農田開闢到若干生荒地增到若干稅賦天下差役更改過若干事件寬減得若干民力

罷入閣儀

王珪等言入閣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閣門所載入閣儀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初汭唐故事百官日赴文德殿宰臣押班謂之常朝休假三日以上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宰臣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元豐四年冬侍御史知雜蒲中行言今垂拱

內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極為舛謬甚至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訟唐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

置審官西院

從王安石石之請

也詔曰樞輔之任重矣而舊制自武臣之升朝者並選除之是以三公而親有司之事也其以審官為東院別置西院專領閣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磨勘常

秋七月徙歐陽

脩知蔡州

先是行青苗法王安石以為本於周官泉府之制脩在青州上疏曰田野之民蠢然安知

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如此始是不為利矣元降指揮災傷及五分以上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豐年常少若連遭三兩料水旱則積壓拖欠數多若遇豐熟一併催納則民永無豐歲矣臣今

欲乞遇災傷處人戶無力送納或頑猾不納者並不支俵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驅催矣不許抑配人戶朝廷雖有指揮而提率官又催促盡數俵散州縣之吏亦以俵散不盡為弛慢不才由此言之理難獨責州縣臣欲今後所俵錢取民戶尽情如此則自無抑配之患臣已指揮本路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旨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安石論脩殊不識藩臣體乃降詔放罪上復欲用脩執政安石曰脩見事多乖理又好文華人蓋以指蘇軾輩上默然除脩判太原不拜

治秀州獄貶祖無擇

無擇時以龍齋閣直學士守杭州王安石

改蔡州以私怨諷監司証其過詔置獄于秀州遺御史王子韶逮捕鞠之知制誥蘇頌言無擇身列近侍出典藩服不當與故吏

對曲直本朝邊蕭孫沔呂臻皆典州不法當時不令親鞠但
直行敗今無擇所犯未甚於三人而使令對獄其為辱甚矣
不報獄具巧詆無所得坐借公使酒二百小瓶送

出蘇軾

賓客遂責為節副天下寬之自後多起詔獄矣
先是詔江淮發運湖北運司躡量直史館蘇軾君喪服除往復賈販
及令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因侍
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故也景溫與王安石聯姻安石實
使之窮治卒无所得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令與知州
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潁州上批出改通判杭州○司馬光
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上曰朕欲用卿前命
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供况當進用上曰王安石素與
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其執政違忤甚多今忤
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黜黜但
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
毀公著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
又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

琦贈銀二百兩不受反販鹽及蘇木斃器光曰凡責人當察
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
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
也且軾縱非佳士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
石喜之乃

旱○兩雹○夏人寇邊

先是虜遣兵二
萬侵綏德城築

八堡判延州郭達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
去而平之虜既成堡各留戍三百人達遣將攻其二大堡一
日克之餘堡遁去時虜人又築堡於慶州荔源堡北曰開訛
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
地近虜堡害其田作乃率衆千餘人與虜戰于開訛知慶州
李復圭使李信助之信按兵不出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
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
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
熟戶射之虜曰汝真欲戰耶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
殺將朝廷聞之命復圭酬賽復圭遣將破金湯白豹蘭浪萌

門和市等寨又使李克忠襲金湯虜伏兵衝之克忠還虜於
是大入寇攻圍大順城柔遠寨荔源堡兵多者號三十萬少
者號二十萬王師不利兵官高敏郭慶死之虜屯榆林距慶
州四十里遊騎至城下陝西大震時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
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遁去○冬十月又大舉入寇
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源堡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
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賊稍却明日益
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
血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出自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
即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亦獲全○夏人之寇大順也詔
知延州郭逵出師援之逵謀知秉常勿留宥州即遣燕達悉
破近邊諸寨聲言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
度出德靖寨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逵
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于金湯

八月立川峽

閩廣七路選法

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之官罷任迎
迭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

赴選著
為令

行重祿倉法○九月置中書檢正官

中書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
朝官充○十月以鄧綰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舉進士高
第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青苗免役錢等
法百姓無不歌舞願堅守之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
白上使乘驛赴闕既至上問曰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
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
見安石欣然如故交數日值安石致齋陳升之馮京以綰知
邊事奏除知寧州綰甚不平曰使我還寧州耶朝士有問曰
君今當作何官曰我不失作館職或問君得無為諫官乎綰
曰亦自可以為之明日果有此命綰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
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
我須為之尋又命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韓絳宣撫

陝西

絳以參知政事出呂大防為宣撫判官建議曰星居
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者虜之所短也

建營列戍一二萬之衆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長也分路置帥
舉一路兵將除防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短也率數萬衆
向一路以多擊少者虜之所長也異日以我所短抗虜所長
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因其未集便行擾擊彼若聚兵擊我
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虜防救不暇然

罷

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
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

安石以此推尊公亮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
亮俛首不答安石厲聲與之往反由是言者以安石為專而
公亮不與也。蘇軾嘗責公亮不正救公亮曰上與安石如
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已數毀訾之於是
聽公亮罷相。五年策制科武舉對策凡九千餘言力
年夏以太傳致仕。試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說為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上
讀文仲策謂其意尚流俗毀薄時政恐不足收錄安石見之

策制科武舉

得呂陶張繪孔文仲

大不平於是乃密啓上御批令文仲還單州推官本任齊恢
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維五上
章略曰陛下無謂文仲一賤士耳黜之何傷臣恐賢俊由此
解體忠良由此結舌阿諛苟合之人窺隙而進為禍不細願
改賜處分卒不聽。司馬光罷出知永興軍初上諭王安石
○武舉二十五人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

司馬光罷

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

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
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
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不許至是乃有永興之命

冬十月兩木

冰 ○ 陳升之罷

以母喪去位明年正月詔起復升之
請終喪五年冬以升之為樞密使同

平章事八年夏罷知揚州元豐三年卒升之深狡多數善附
會以取富貴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詫以為未識其他
豪侈類此。范鎮致仕鎮奏曰臣近舉蘇軾諫官蒙御史劾奏
又舉孔文仲應制科蒙下流內銓告諭

令歸本任職臣之故上累聖德望除臣致仕仍不轉官以贖蘇軾販鹽誣罔之罪及文仲對策切直之過不報又奏蘇軾父死京師先帝賜之絹百匹銀百兩辭不受而請贈父官是時韓琦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脩與之銀二百兩皆辭不受軾之風節亦可想矣今言者以為多差人船販私鹽是厚誣也文仲對策內外皆言其切直設有過當亦由小官踈外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罪之是網天下忠直而納之罪罟也臣竊惜之乞明辨軾之無過恕文仲之直言除臣致仕最後又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二可去而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已乎李定避免持服遂不認毋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下七路倚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以此事理况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至於言青苗則曰有見效者豈非歲

得緡錢數十百萬乎此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何異養魚而竭其水惟陛下裁赦早除臣致仕王安石見之大怒持其疏至手顛命王益柔草詞又自改云鎮頃居諫院以朋比見攻晚寘翰林以阿諛受斥而每託議論之公欲濟姦邪之惡乃至厚誣先帝以蓋其附上罔下之醜力引小人而扭於敗常亂俗之姦稽用典刑誠宜竄殛宥之田里姑示寬容乃落翰林學士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司馬光預作鎮傳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十一月賜諸路節行

士官

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之以官

二月立更戍法

以京東兵戍河北河北兵戍河東河

師及府界兵戍成都利梓路湖北兵立保甲法初上問

戍夔路舊以他路兵雜戍者遣還之

以省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上因舉陝西河北兵數安石曰
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至是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
廣惠倉趙子幾逢安石意請先舉保甲法於畿縣其法十家
為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
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
箭習武藝每一大保輪五人夜巡盜先行於開封祥符二縣
○五年秋七月更定保甲上番法○六年秋曾布修成勇義
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頒之保甲惟開封府界以都保置木
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差官閱試農隙講習皆出左契巡
尉司給廂禁軍白直餘以保丁番上比舊兵給三分之一代
更以十日遇追捕群盜聽抽上下番縣尉留弓手白直外餘
如巡檢法河北河東陝西五路並排定保甲勸誘習武藝聽
旨教試未得上番餘路止排定保甲免習武藝荆
湖川廣被邊州軍如當習武藝委監司詳度以聞

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絳在陝西遣使即軍

以韓絳

中拜之謝景溫言珪徒有浮文執政豈所宜耶上曰姑容之
中書三負韓絳奉使遇齋祠告遂無人押班且當用珪薛昌
朝曰執政係天下輕重豈但充位押班者陛下待執政何薄
也上曰兩制中誰可易珪者昌朝曰司馬光豈不賢於珪上
曰吾非不知光光待朕薄豈肯為朕用乎昌朝曰陛下何以
言之上曰仁宗末年琦弼用事光是時處諫諍侍從未嘗有
所避朕用為樞副而不肯受非薄朕而何昌朝曰今希旨徼
幸者徧天下光獨勸陛下崇義而黜利非獨言之而又懇辭
大用冀以感悟聖心孟子與齊王言仁義而不及利故齊人
莫如孟子愛王臣謂羣臣愛陛下未見有如光者○未幾曾
布除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
兩參政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必問為俟勅出令押字耳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八



